

魯迅譯文集

四

小 約 翰

小 彼 得

表

俄羅斯的童話

坏孩子和別的奇聞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鲁迅文集

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9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051 字数274,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12/16 插页12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3)2.75元

第四卷說明

本卷包括《小約翰》、《小彼得》、《表》、《俄羅斯的童話》和《壞孩子和別的奇聞》。

《小約翰》是荷蘭 F. 望·藹覃的長篇童話，1927 年 5 月譯成，初版于 1928 年 1 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為《未名叢刊》之一，1934 年 11 月又曾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小彼得》是匈牙利 H. 至爾·妙倫的短篇童話集，1929 年校改許廣平譯本而成，初版于同年 11 月由上海春潮書局出版，署許霞譯，1939 年 1 月又曾由上海聯華書局出版，署許廣平譯。

《表》是蘇聯 L. 班台萊耶夫的中篇童話，1935 年 1 月譯成，初版于同年 7 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為《譯文叢書》（插圖本）之一。

《俄羅斯的童話》是蘇聯 M. 高爾基的短篇童話集，1935 年 4 月譯成，初版于同年 8 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為《文化生活叢刊》之一。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是俄國 A. P.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1935 年 3 月譯成，初版于 1936 年由上海聯華書局出版，為《文藝連叢》之一。

在1988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和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卷集《魯迅全集》中，前四本編入第十四卷，最后一本編入第十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五月



望·葛 翠



高尔基画像

巴甫尔·科林繪



A. P. CHEKHOV
一八八二年在莫斯科攝

第四卷目录

小約翰

引言.....	8
原序.....	11
小約翰.....	19
附录	
拂来特力克·望·鵝軍.....	160
动植物譯名小記.....	168

小彼得

序言.....	177
煤的故事.....	180
火柴盒子的故事.....	187
水瓶的故事.....	193
毯子的故事.....	200
铁壶的故事.....	208
破雪草的故事.....	216

表

譯者的話.....	223
表.....	227

俄羅斯的童話

小引.....	315
俄羅斯的童話.....	317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

前記.....	413
壞孩子.....	415
難解的性格.....	419
假病人.....	423
簿記課副手日記抄.....	428
那是她.....	431
波斯勳章.....	437
暴躁人.....	443
陰謀.....	457
譯者后記.....	463

小約翰

荷兰 F. 望·葛覃 著

引 言

在我那《馬上支日記》里，有这样的一段：——

“到中央公园，径向約定的一个僻靜处所，寿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譯《小約翰》。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来却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罢，我在日本东京的旧書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內中有着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传，因为那时刚譯成德文。觉得有趣，便托丸善書店去买来了；想譯，没有这力。后来也常常想到，但是总被別的事情岔开。直到去年，才决計在暑假中将它譯好，并且登出广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过得比別的时候还艰难。今年又記得起来，翻检一过，疑难之处很不少，还是没有这力。問寿山可肯同譯，他答应了，于是就开手，并且約定，必須在这暑假期中譯完。”

这是去年，即一九二六年七月六日的事。那么，二十年前自然是一九〇六年。所谓文学杂志，紹介着《小約翰》的，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文学的反响》(Das literarische Echo)，現在是大概早成了旧派文学的机关了，但那一本却还是第一卷的第二十一期。原作的發表在一八

八七年，作者只二十八岁；后十三年，德文译本才印出，译成还在其前，而翻作中文是在發表的四十整年之后，他已經六十八岁了。

日記上的話写得很簡單，但包含的瑣事却多。留学时候，除了听講教科書，及抄写和教科書同种的講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区一带的旧書坊。日本大地震后，想必很是两样了罢，那时是这一带書店頗不少，每当夏晚，常常蜷集着一群破衣旧帽的学生。店的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書，里面深处大抵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从我看去很像一个静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學費。但我总不免也如別人一样，不觉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虛。但那破旧的半月刊《文学的反响》，却也从这样的处所得到的。

我还記得那时买它的目标是很可笑的，不过想看看他們每半月所出版的書名和各国文壇的消息，总算过屠門而大嚼，比不过屠門而空咽者好一些，至于进而購讀群書的野心，却連夢中也未嘗有。但偶然看見其中所載《小約翰》譯本的标本，即本書的第五章，却使我非常神往了。几天以后，便跑到南江堂去买，沒有这書，又跑到丸善書店，也沒有，只好就托他向德国去定購。大約三个月之后，这書居然在我手里了，是弗垒斯 (Anna Fles) 女士的譯筆，卷头有賈赫博士 (Dr. Paul Räché) 的序文，《內外国文学丛書》(Bibliothek die Gesamt-Litteratur des In-und-Auslandes,

Verlag von Otto Hendel, Halle a. d. S.) 之一，价只七十五芬涅，即我們的四角，而且还是布面的！

这誠如序文所說，是一篇“象征写实底童話詩”。无韵的詩，成人的童話。因为作者的博識和敏感，或者竟已超过了一般成人的童話了。其中如金虫的生平，菌类的言行，火螢的理想，蚂蚁的平和論，都是实际和幻想的混合。我有些怕，倘不甚留心于生物界現象的，会因此减少若干兴趣。但我預觉也有人爱，只要不失赤子之心，而感到什么地方有着“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的人們。

这也誠然是人性的矛盾，而禍福糾纏的悲欢。人在稚齿，追随“旋兒”，与造化为友。福乎祸乎，稍长而竟求知：怎么样，是什么，为什么？于是招来了智識欲之具象化：小鬼头“将知”；逐渐还遇到科学研究的冷酷的精灵：“穿凿”。童年的梦幻撕成粉碎了；科学的研究呢，“所学的一切的开端，是很好的，——只是他鑽研得越深，那一切也就越凄凉，越黯淡。”——惟有“号碼博士”是幸福者，只要一切的结果，在紙张上变成数目字，他便滿足，算是見了光明了。誰想更进，便得苦痛。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他知道若干，却未曾知道一切，遂終于是“人类”之一，不能和自然合体，以天地之心为心。約翰正是寻求着这样一本一看便知一切的書，然而因此反得“将知”，反遇“穿凿”，終不过以“号碼博士”为师，增加更多的苦痛。直到他在自身中看見神，将徑向“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时，才明白这書不在人間，惟从两处可以覓得：一是“旋兒”，

已失的原与自然合体的混沌，一是“永終”——死，未到的复与自然合体的混沌。而且分明看見，他們俩本是同舟……。

假如我們在异乡講演，因为言語不同，有人口譯，那是沒有法子的，至多，不过怕他遺漏，錯誤，失了精神。但若譯者另外加些解釋，申明，摘要，甚而至于闡發，我想，大概是講者和听者都要討厭的罢。因此，我也不想再說关于內容的話。

我也不願意別人勸我去吃他所愛吃的東西，然而我所愛吃的，却往往不自覺地勸人吃。看的東西也一样，《小約翰》即是其一，是自己愛看，又願意別人也看的書，于是不知不覺，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這意思的發生，大約是很早的，因为我久已覺得仿佛對於作者和讀者，負着一宗很大的債了。

然而為什麼早不開手的呢？“忙”者，飾辭；大原因仍在很有不懂的處所。看去似乎已經懂，一到拔出筆來要譯的時候，卻又疑惑起來了，總而言之，就是外國語的實力不充足。前年我確曾決心，要利用暑假中的光陰，仗着一本辭典來走通這條路，而不料并無光陰，我的至少兩三個月的生命，都死在“正人君子”和“學者”們的圍攻里了。到去年夏，將離北京，先又記得了這書，便和我多年共事的朋友，曾經幫我譯過《工人綏惠略夫》的齊宗頤君，躲在中央公園的一間紅牆的小屋里，先譯成一部草稿。

我們的翻譯是每日下午，一定不缺的是身邊一壺好茶

叶的茶和身上一大片汗。有时进行得很快，有时争执得很凶，有时商量，有时誰也想不出适当的譯法。譯得头昏眼花时，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綠蔭，心緒漸靜，慢慢地听到高树上的蝉鳴，这样地約有一个月。不久我便带着草稿到厦門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沒有工夫；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也有“学者”。于是又带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沒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来了“学者”。结果是带着逃进自己的寓所——刚刚租定不到一月的，很闊，然而很热的房子——白云楼。

荷兰海边的沙岡風景，单就本書所描写，已足令人神往了。我这楼外却不同：滿天炎熱的阳光，时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蟹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覺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營腐爛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漸漸知道这虽然沈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节节敗退，我实未尝淪亡。只是不見“火云”，时窘阴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这譯稿的时候了。于是以五月二日开手，稍加修正，并且誊清，月底才完，费时又一个月。

可惜我的老同事齐君現不知漫游何方，自去年分別以来，迄今未通消息，虽有疑難，也无从商酌或爭論了。倘有誤譯，負責自然由我。加以虽然沈默的都市，而时有偵察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来扰耳目，因此执笔又时时流于草率。务欲直譯，文句也反成蹇澀；欧

文清晰，我的力量实不足以达之。《小約翰》虽如波勒兌蒙德說，所用的是“近于兒童的簡單的語言”，但翻譯起来，却已够感困难，而仍得不如意的結果。例如末尾的紧要而有力的一句，“Und mit seinem Begleiter ging er den frostigen Nachtwinde entgegen, den schweren Weg nach der grossen, finstern Stadt, wo die Menschheit war und ihr Whe.”那下半，被我譯成这样拙劣的“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了，冗长而且費解，但我别无更好的譯法，因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然而原譯是極清楚的：上了艰难的路，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的都市去的，而这都市是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

动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难。我的身边只有一本《新独和辞書》，从中查出日本名，再从一本《辞林》里去查中国字。然而查不出的还有二十余，这些的譯成，我要感謝周建人君在上海給我查考較詳的辞典。但是，我們和自然一向太疏远了，即使查出了見于書上的名，也不知道实物是怎样。菊呀松呀，我們是明白的，紫花地丁便有些模糊，蓮蓉花 (Primel) 則連譯者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形色，虽然已經依着字典写下来。有許多是生息在荷兰沙地上的东西，难怪我們不熟悉，但是，例如虫类中的鼠妇 (Kellerassel) 和馬陆 (Lauferkäfer)，我記得在我的故乡是只要翻开一塊湿地上的断砖或碎石来就会遇見的。我們称后一种为“臭婆娘”，因为它渾身發着恶臭；前一种我未曾听